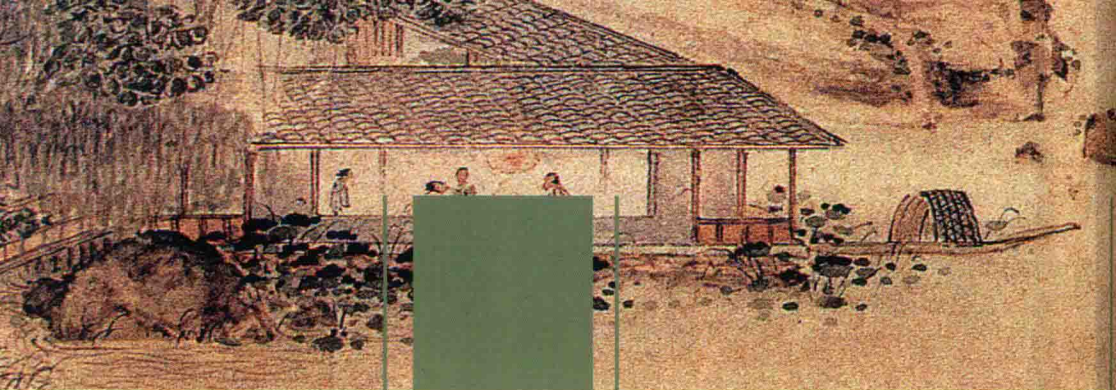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叢書主編 陳慶元

翠屏集

CUI
PING
JI

(明)張以寧 著

游友基 整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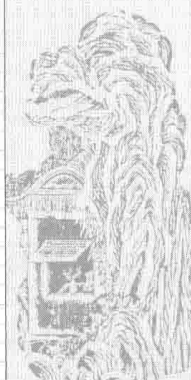
廣陵書社

叢書主編 陳慶元

翠屏集

(明)張以寧 著
游友基 整理

廣陵書社



圖書在版編目 (C I P) 數據

翠屏集 / (明) 張以寧著 ; 游友基整理. — 揚州 :
廣陵書社, 2016.8

(閩海文獻叢書 / 陳慶元主編)

ISBN 978-7-5554-0431-6

I. ①翠… II. ①張… ②游… III. ①古典詩歌—詩
集—中國—明代②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國—明代 IV.
①I214.82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(2016)第208801號

ISBN 978-7-5554-0431-6



書名	翠屏集
著者	(明)張以寧
整理者	游友基
責任編輯	李潔 張敏
出版人	曾學文
出版發行	廣陵書社

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

郵編 225009

<http://www.yzglpub.com>

E-mail:yzglss@163.com

印刷	無錫市極光印務有限公司
裝訂	無錫市西新印刷有限公司
開本	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
印張	9.5
字數	150 千字
版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書號	ISBN 978-7-5554-0431-6
定價	68.00 圓

本書獲福州外語外貿學院學術著作出版基金資助

前言

張以寧（一三〇一——一三七〇），生於元大德五年辛丑四月十五日，卒於明洪武三年庚戌五月四日。祖，留孫，元贈禮部尚書。父，一清，元中奉大夫，福建、江西省參知政事。生母陳氏，爲父一清續弦。有同父異母兄弟頤、興、野。爲漢留侯張良五十世裔孫，梁國公張睦十七世裔孫。元泰定四年丁卯（一三二七）進士。曾任黃巖州判官，真州六合縣尹。旋以丁內艱去官，服闋，留滯江淮十餘年，以授館爲生。至正中，徵爲國子助教，累官至翰林侍講學士、中奉大夫、知制誥、兼修國史。居燕二十載，潛心研學、創作詩文。入明，拜翰林侍讀學士、朝列大夫、知制誥、兼修國史。洪武二年己酉（一三六九）夏六月奉詔出使安南，返，卒於途中，敕歸葬。葬於古田安馬亭。五月十三日，牛諒（士良）作《五月十三夜夢侍讀先生枕上成詩》悼之。藍智作《聞張志道學士旅櫬自安南回》，云：「兩朝翰苑擅揮毫，白髮蕭蕭撰述勞。使出海南金印重，文成天上玉樓高。」七月一日，宋濂作《翠屏集序》。有《翠屏集》《春秋春王正月考》行世。

《翠屏集》四卷，收宋濂、陳南賓、劉三吾、陳璉序四篇。卷一收四言古詩二首；五言古詩十二首；七言古詩六十六首。卷二收五言律詩五十五首；五言長律七首；七言律詩一百二十九首；七言律詩拗體七首；七言長律四首；五言絕句十三首；七言絕句九十一首；詞二首。卷三收序四十五篇。卷四收雜著，其中說十一篇；贊一篇；銘一篇；題跋十篇；記二十三篇；墓誌銘二篇。共收詩三百八十六首（以詩題計），詞二首；文九十三篇。

張以寧生平所著詩文，有《翠屏藁》《淮南藁》《南歸紀行》《安南紀行集》《春秋春王正月考》《春秋王正月考辨疑》。散軼頗多，今存《翠屏集》《春秋春王正月考》。《翠屏集》僅其詩文的十分之一。據現有搜集到的詩文統計，現存詩四百首（以詩題計），詞、二首，賦一篇，聯一副，文一百篇。

明宣德元年丙午（一四二六），以寧嫡孫張隆梓行《春秋春王正月考》二卷；宣德三年戊申（一四二八），《翠屏集》初刻，今存詩一卷（卷二）；成化十六年庚子（一四八〇），《翠屏集》次刻，今存完帙；康熙十六年丁巳（一六七七），《春秋春王正月考》再刻；乾隆四十二年丁酉（一七七七），《四庫全書·經部·春秋類》收《春秋春王正月考》二卷；乾隆五十三年戊申（一七八八），《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收《翠屏集》四卷。

陳南賓《翠屏集序》評張以寧詩：「其長篇，浩汗雄豪似李；其五七言律，渾厚老成似杜；其五言選，優柔和緩似韋，兼眾體而具之。」

其鄉愁詩約六十首。鄉愁，是張以寧一生揮之不去的情結，滲透於詩作的各個方面，貫穿於詩

歌創作的始終。不僅進入日常生活，而且進入夢境及題畫詩創作領域。其鄉愁真切、深沈、悲苦。鄉愁見於對故鄉風景的憶念，遇見故鄉人、送別故鄉人的吟詠。念親，在鄉愁情感中佔據特別重要的位置。鄉愁與歸隱緊密聯繫，二者經常處於矛盾、衝突之中，反映了張以寧思想中儒家思想與道家思想的融匯與碰撞。

歸隱是張以寧一生難以忘懷的人生追求。思歸與入世的矛盾亦是其詩重要主題。仕而復失，他極想重新入仕。他懷有「百年懷抱」，這便是篤行古之儒道，上為君王，下為黎民，實現知識分子的人生價值。入翰林後，閑官冷署，無所作為，人在仕途，宛若退隱，他稱館閣生涯為「大隱金門」，既入仕又想退隱，心靈常處於被撕裂之中，常為自己奔波仕途而懊悔。但其實，「入仕」在理智與情感兩方面始終佔據主導地位，顯得十分強烈。入明後，他纔受到重用，出使安南，給了他大展宏圖的機會。他心情暢快，且豪氣常充溢於胸臆之間。他從南京出發時作《南京早發》：「大隱金門三十載，壯懷中夜每聞雞。今朝一吐虹霓氣，萬里交州人馬蹄。」自注云：「蘇老泉云：『丈夫不得為將，得為使，折沖萬里外足矣。』」張以寧視此次遠赴安南是大丈夫「為使」，折沖萬里外，其功蓋過「為將」之打仗獲勝。

其感懷詩又常與詠史相聯繫。常抒寫由官宦而生出的種種悲慨，《峨眉亭》寫詩人獨酌，懷念李白，面對蒼然秋色，流露出一定的孤獨感。沈德潛謂此詩「何減太白」。《過辛稼軒神道弔以詩》為憑弔辛棄疾之作，深刻指出，辛棄疾奮力抗金卻無法收復國土，其悲劇在於最高統治者原無北渡

之心！此詩意境蒼涼，情懷悲壯。《自挽詩》：「一世窮愁老翰林，南歸旅櫬越山岑。」「稚子啼饑憂未艾，慈親藁葬痛尤深。」其痛苦可想而知。此類詩大多寫得沈鬱雄健。

紀遊在張以寧詩中佔了很大分量。張以寧平日喜愛旅遊。有些紀遊詩雄渾奔放，如《嚴州大浪灘》，有些則寫得清新俊逸，如《浙江》。江淮十年，授館教徒，他曾多次返鄉或出遊。其中，至元六年庚辰（一三四〇）四十歲壯年時南歸之遊，路程較長。庚辰南歸有詩集《南歸紀行》，現存詩七十七首。算得上一次壯遊。張以寧入明次年，出使安南，安南之行是春風得意一壯遊。返程尚未離安南境，即逝於臨清驛館。此次出行他心情暢快，禮贊自然，欣賞沿途自然風光之美，並陶醉其中，構成此次壯遊之舉與壯遊之詩的優美旋律。嶺南風光，異域情調，拓寬了張以寧的藝術視野，給了他以新奇的審美感受。沿途的名勝古跡，大多積澱着厚重的歷史、文化內涵，張以寧遊覽之，生發出懷古、詠史、感時、慨今之情。

他寫了不少題畫詩。元九十餘年有題畫詩三千七百九十八首。張以寧有題畫詩近百首，約佔其詩作的四分之一，佔元代題畫詩的三十八分之一。這些詩再現畫意，生發感想，新人耳目。主要折射元代題畫詩的特點，同時，又具有自己鮮明的創作個性。他的題畫詩似乎「濃縮」了他詩歌創作的主題：表達對自然山水的喜愛與讚美。長於托物詠志，感時慨今，隱約透露對現實的不滿，探索人生哲理。提倡真隱，反對假隱，歌頌隱居生活，為自己無法清隱，深感悲哀而無奈。敬仰佛道，以儒為主，融合釋道。思鄉念親在題畫詩中十分突出。張以寧題畫詩的藝術特徵鮮明、突出。其

典型模式爲贊畫，再現畫境，贊詩人，有時兼及收藏者；言觀畫感想；借題發揮或離題而去。詠物畫題詩不追求體物入微或傳神寫照，而更注重詩人的主觀揮灑，想像比喻，並與觀畫感想相融合。善於刻畫人物形象，具有一定的敘事性，並闡述某些人生感悟；人物畫題詠詩塑造的人物形象獨特、生動，富有創意。將描景、詠史、感懷融爲一體。風格多樣，既自然淳厚又豪放雄奇。

宋濂在《翠屏集序》裏，高度評價張以寧散文所取得的藝術成就，他說：「今觀先生之文，非漢、非秦、周之書不讀，用力之久，超然有所悟入。豐腴而不流於叢冗，雄峭而不失於粗厲，清圓而不涉於浮巧，委蛇而不病於細碎，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！先生雖亡，其絢爛若星斗、流峙如河嶽者，固未始亡也。信諸今而垂於後者，豈不有在乎！」

作爲「一代之奇作」，張以寧散文的思想內容，有其鮮明特色。張以寧散文，題材內容涵蓋三大方面。首先，它宣揚理學、易學，肯定仁義禮智信、忠孝節義等價值觀的合法性與合理性，頗爲全面系統地介紹、評述了以「善」爲中心的家族文化。他所謂「古其道」之「道」，即以儒爲主，釋道輔之。其次是闡述詩文觀念。他主張「詩發乎性情」，詩具有音樂性，協於音是詩的特性。詩與畫的關係密切。詩畫的創作原理一樣，「善詩者必善畫」，「知詩者必知畫」，神之溢、氣之完、趣之詣，是詩畫的共同審美標準。問學是必要的，「貴乎融者也」。客觀上從詩與人的心靈、詩與音樂、詩與畫、詩與問學的關係等方面回答了詩的本質是什麼的問題。詩的創作在於「根本盛且大」，關鍵在於復古，先古其性情，非徒古其詞。就是詩宗盛唐。最重要的是學李、杜，也要兼學各家。應融匯眾家，

而成一家。「必極諸家之變態，迺能成一家之自得」。張以寧的詩美追求可概括爲：古、正、醇、厚、雅、趣、悟。其詩論存在局限性，如揚臺閣而抑草根。張以寧論文，與論詩一樣，標舉「復古」。復古是其論文的出發點，其落腳點迺在於提振積弱的元代散文品格。其文論要點可歸結爲：復古、宗經、明道、師韓、重文、修養。主張師韓。認爲學習「天地至文」的途徑是師韓。其《潛溪集序》認爲，宋濂是師韓最好的當代散文家，他讚揚宋濂：「先生之文，其進於韓氏之爲乎！」準確地概括宋濂散文的特徵；《黃子肅詩集序》云：「蓋先生之於詩，天稟卓而涵之於靜，師授高而益之以超，由李氏而入，變爲一家，其論具答王著作書及袁嚴氏詩法。其自得之髓，則必欲蛻出垢氛，融去渣滓，玲瓏瑩徹，縹緲飛動，如水之月、鏡之花，如羚羊之掛角，不可以成象見，不可以定跡求，非是莫取也。噫！何其悟之至於是哉！」第三是記事、敘誼、議政、說理。張以寧純粹的記敘文甚少。《古田縣臨水順懿廟記》敘古田縣臨水順懿廟修建過程，贊順懿夫人：「禦災捍患，應若影響，於民生有德豈淺淺哉！」篇末繫以詩頌之。敘寫與友人的交往，表現對友誼的重視，這一點在張以寧的散文中相當突出。他爲友人寫了眾多的詩集序、文集序，每篇都敘及他與故交或新友的來往情況。流露出對友人的深厚感情，那一篇篇序文都是他與友人的心靈對話。一些送序亦如此。「說」及某些「記」，屬於議論文。或即事明理，或闡述哲理，均頗爲深刻。《應制鍾山說》雖奉旨而作，卻浩蕩而得體，縱闔而自如，表現出張以寧散文的嫺熟老成。說理充分，氣勢磅礴！實迺一篇成功的論述建都南京的雄文。《澹雲說》剖析雲的兩面性；《定峰說》以山爲喻，論人性的「定」與「不定」，從

而探及事物的現象與本質的關係。張以寧散文的藝術特徵鮮明、突出。一、文備眾體、量體裁衣：擁有眾多的文體類別，一篇散文中具有敘、議等多種文體元素，以至模糊了文體之間的界限，處於典型文體的邊緣；根據不同的內容選擇不同的文章體裁。二、借助形象，闡明事理：往往「望文生義」，對某一室名、庵名、齋名、人名等進行簡潔的描述，創造出某種形象，「象」中寓「理」，層層剖析，把「理」說透。三、引徵精當，氣勢充沛：文章主要是自說道理，引用經史，節制、精當，理直氣壯，有不可阻遏之氣勢，「氣盛」成為其散文創作的自覺美學追求。四、明白曉暢，頗得雅趣。文意明確，觀點鮮明，主題突出，文脈明晰，文詞順暢；通過故事、典故、比喻、對話、虛構等方式增添作品的雅趣。

張以寧詩文較少針砭現實，少數酬唱詩流於空泛，缺乏新意。散文題材較狹窄。

「《翠屏》一集，咀含英華，當為閩詩一代開先」（《明詩紀事》卷三陳田語）。「足籠罩一代」（梁章鉅《東南嶠外詩話》卷一）。張以寧詩對閩中十子的創作產生一定影響。元、明之際，張以寧力學唐詩，成為閩中詩派之先導。

游友基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于福建師大花香園

翠屏集序

宋濂

嗚呼！濂尚忍序先生之文耶？先生長濂凡九歲，濂初濡毫學文，先生已擢進士第，列官州邑，及其教成均，入詞垣，先生之文益散落四方。濂得觀之，未嘗不斂衽，而以未能識面爲慊。去年春，始獲與先生會於京師，各出所爲舊藁，相與劇論。至夜分弗知倦，且曰：「吾生平甚不服人，觀子之文，殆將心醉也。」濂竊以謂先生素長者，特假夫褒美之辭以相激昂爾，非誠然也。曾未幾何，先生使安南，道次大江之西，特造序文一首相寄，其稱獎則尤甚於前日者。濂讀而疑之，酸鹹之嗜，偶與先生同，故先生云然，非濂之文果有過於他人也。方將與先生細論，而九原不可作矣。

嗚呼！濂尚忍序先生之文耶？文之難言久矣。周秦以前固無庸議，下此惟漢爲近古。至於東都，則漸趨於綺靡，而晉宋齊梁之間，俳諧骯骯，歲益月增，其弊也爲滋甚，至唐韓愈氏始斥而返之。韓氏之文，非唐之文也，周秦西漢之文也。韓氏之文固佳，獨不能行於當時。逮宋歐陽脩氏始效之。歐陽氏之文，非宋之文也，周秦西漢之文也。歐陽氏同時而作者，有曾鞏氏，有王安石氏，皆以古文辭倡明斯道，蓋不下歐陽氏者也。歐氏之文，如澄湖萬頃，波濤不興，魚龍潛伏而不動，淵然之色，

自不可犯。曾氏之文，如姬孔之徒復生於今世，信口所談，無非三代禮樂。王氏之文，如海外奇香，風水齧蝕已千餘祀，樹質將盡，獨真液凝結，嶄然而猶存。是三家者，天下咸宗之。有元號稱多士，或出入其範圍，而櫟括其規模者，輒取文名以去。故章甫逢掖之徒，每驕人曰：「我之文，學歐陽氏也，學曾王氏也。」殊不知三君子者，上取法於周、於秦、於漢也。所以學歐陽氏而不至者，其失也纖以弱。學曾氏而不至者，其失也緩而弛。學王氏而不至者，其失也枯以瘠。此非三君子之過也，不善學之，其流弊遂至於斯也。文之信難言者，一至如是乎！濂與先生劇論時，未嘗不撫卷而三歎。奈何狂瀾既倒，滔滔從之，而無有如先生之所慮者也。不亦悲夫！

今觀先生之文，非漢、非秦、周之書不讀，用力之久，超然有所悟入。豐腴而不流於叢冗，雄峭而不失於粗厲，清圓而不涉於浮巧，委蛇而不病於細碎，誠可謂一代之奇作矣！先生雖亡，其絢爛若星斗，流峙如河嶽者，固未始亡也。信諸今而垂於後者，豈不有在乎！如濂不敏，童而習之，顛毛種種，猶不得其門而入。凡先生之稱獎者，皆濂之所甚愧者也。

先生之子孟晦迺持翠屏藁來，徵爲之序。嗚呼！濂尚忍序先生之文耶？故舉先生相與論文者，書之於篇端，庶幾流俗知所自警，而讀先生之文者，亦將知其用意之所在也。夫詩若干卷，文若干卷，春秋經說若干卷，不在集中。先生諱以寧，字志道，姓張氏，福之古田人，泰定丁卯進士，仕至翰林侍講學士云。

洪武三年秋七月一日友弟翰林學士金華宋濂謹序。

翠屏集序

陳南賓

福之張公學士，號翠屏先生，登丁卯進士第，以詩文鳴天下。予少年讀書時聞其名籍甚，心竊慕之。洪武己酉夏六月，蒙朝廷以賢士舉赴京，獲一見先生面。先生許可之。七月，予有山東行，不得侍教左右，以償其夙願。未幾，而先生逝矣。

越十有六年，予助教太學，與同寅石仲濂交。仲濂舊從先生遊，每論及此，未嘗不慨然也。今年春，仲濂遣其子詣維揚，購先生遺藁，得詩百餘篇，遂以示予，予伏而讀之。其長篇，浩汗雄豪似李；其五七言律，渾厚老成似杜；其五言選，優柔和緩似韋，兼眾體而具之。信乎！名下無虛士也。

讀畢，仲濂謂予曰：「吾沐先生之教多矣。先生之詩文雖未獲其全，今姑以其存者鋟諸棗，而其未得者，續當求而傳之。吾兄嘗見知於吾先生，曷一言以弁其首？」予觀昌黎韓公詩有云：「李杜文章在，光焰萬丈長。流落人間者，泰山一毫芒。」則昔人之詩遺逸者多矣。先生平日所爲詩不知其若干首，兵燹以來其全藁不可復見。而百篇之詩，讀者莫不擊節稱歎，況求而有得乎！

予也重先生之學，嘉仲濂之義，若掛名其文字間，以識其高山景行之意，豈非夙昔之所願哉？於是執筆謹書，以序其顛末云。

洪武己巳二月望日後學長沙陳南賓序。

翠屏集序

劉三吾

自予習舉子業，則聞古田張志道翠屏先生有古文聲，未之見也。後迺得其令六合時所贈吾里彭彥貞文，讀之，金石鏘鳴，作而歎曰：「時文舉子，顧有此作也耶？」又三十餘年，再得其文二、三通於先輩胡古愚之子季誠所。其時所地在禁林，文名埒潞公，筆力則霜餘水涸，涯涘洞見矣。然每恨不得其文集之完而觀之，文集之完，治世之音之完，不完所繇見也。

今年春，其子炬以歲貢上庠，攜其詩若文全集過迺翁高第弟子春秋博士石仲濂所。仲濂一見，悲喜交集。先生生光嶽渾全之時，文得大音完全之體，雖製作當瓜分幅裂之際，而其正氣渾涵，有不與時俱磔裂，而節制以柳，宏放以韓與蘇，醺經飫史，吞吐百氏，治世之音完然也。仲濂以予知先生之素，俾其子獻請序其首，而壽諸棗。予嘉仲濂之能不私其所有，眎世之祕不以示人者，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。元至治辛酉進士、蜀楊舟梓人寓鼎宋本，誠夫相頡頏以古文鳴。未科第之先，宋有《至治集》盛行前代，而梓人孫宣斬其傳，人無得見之者。宣既死，其祖之文亦因以泯沒無傳。予嘗忽遽中一借觀，楊之文，古而該博；先生之文，古而精粹，皆能脫去時文窠臼，而自成一家者。

然則仲濂以其徒而情之親，不讓李漢，炬以其子而不靳其父之文，賢於楊宣遠矣。咸可書也。因不辭而爲之序。

洪武甲戌六月戊寅翰林學士劉三吾書。